

国家“985工程”三期清华大学人才培养建设项目资助

開今 借古

Invigoring
Growth



清华大学 风景园林学科发展史料集

Historical Overview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Development at **TSINGHUA** University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景观学系
Departmen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School of Architecture
TSINGHUA University

1951·2003·



開今 借古

良
翰
景
泰

清华大学 风景园林学科发展史料集

Historical Overview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Development at **TSINGHUA** University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景观学系
Departmen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School of Architecture
TSINGHUA Universit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借古开今 —— 清华大学风景园林学科发展史料集 (1951 · 2003 · 2013) /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景观学系十周年纪念丛书)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景观学系 主编.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112-15929-1

I. ①借… II. ①清… III. ①清华大学—园林设计—学科发展—概况 IV. ①TU986.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29284号

责任编辑: 徐晓飞 张 明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景观学系十周年纪念丛书
借古开今——清华大学风景园林学科发展史料集 (1951 · 2003 · 2013)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景观学系 主编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制版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 × 1092毫米 1/16 印张: 18³/₄ 字数: 375千字

2013年9月第一版 2013年9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180.00元

ISBN 978-7-112-15929-1

(24719)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目录

序壹 / 吴良镛	007
序贰 / 劳瑞·欧林	009
序叁 / 庄惟敏	022
序肆 / 杨锐	025
前言	029
1 大事记 (1951 · 2003 · 2013)	030
2 回忆录	190
2.1 造园组师生 (1951年) 座谈会 (摘录)	190
2.2 忆造园组创办一个甲子 / 朱自煊	202
2.3 流水年华——忆两事作为校庆五十周年汇报 (摘录) / 陈有民	204
2.4 关于清华大学建筑造园组的回忆 / 朱钧珍	207
2.5 继往开来 乘胜前进 / 刘少宗	210
2.6 中国高等教育园林教育创始情况(摘录) / 杨淑秋	212
2.7 我的风景园林探索 / 郑光中	213
2.8 一点感想 / 冯钟平	217
2.9 为学要勇 虚心笃志——纪念景观学系成立十周年有感 / 孙凤岐	218
2.10 岁月荏苒 记忆犹存——清华Landscape Architecture发展历程 / 秦佑国	219
2.11 清华景观·风景独好——纪念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景观学系成立十周年 / 朱文一	224
2.12 略谈对景观学系的认识和期望 / 边兰春	227
2.13 人物速写 / 罗纳德·亨德森	229

2.14	拾记 / 杨锐	234
2.15	在路上 / 朱育帆	240
2.16	从国内外两个“三位一体”的学研经历到“三个多样性”学术研究体系的构建 / 李树华	241
2.17	清华景观学系创建十周年回首 / 胡洁	242
2.18	清华景观八年花絮——写于清华大学景观学系十周岁之际 / 刘海龙	243
2.19	回忆点滴事 / 邬东璠	245
2.20	忆景观学系讲席教授组期间的生态课 / 庄优波	246
2.21	回忆我在景观学系的点点滴滴 / 何睿	248
2.22	回忆清华景观系二三事 / 王劲韬	249
2.23	成长·我与清华景观的缘分 / 郑晓笛	252
2.24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忆清华景观学系学习感悟，贺清华景观学系十年华诞 / 阙镇清	256
2.25	八年来，我是如此幸运 / 赵智聪	257
2.26	人生驿站 / 郑光霞	259
3	附录	260
	附录A：2003年~2013年清华大学风景园林方向教师名单	260
	附录B：2003年~2013年清华大学景观学系历届学生名单	261
	附录C：2003年~2013年清华大学景观学系师生获奖一览	262
	附录D：2003年~2013年清华大学景观学系讲座一览	268
	附录E：劳瑞·欧林起草景观学系研究生项目培养方案及课程设置	272
	附录F：劳瑞·欧林手稿——清华大学景观学系欧林讲座	278
	附录G：讲席教授组及访问教授留言手稿	289

開今 借古

良
齋
集
卷
一

清华大学 风景园林学科发展史料集

Historical Overview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Development at **TSINGHUA** University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景观学系
Departmen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School of Architecture
TSINGHUA University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景观学系十周年纪念丛书》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吴良镛 Laurie Olin 秦佑国 左川 朱文一
边兰春 庄惟敏

主 任

杨 锐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朱育帆 邬东璠 庄优波 刘海龙 孙凤岐
李树华 赵智聪 胡 洁 袁 琳 贾 珺
党安荣

编 辑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欣然 边思敏 王应临 王 鹏 刘 畅
许 愿 武 鑫 杨 希 迪丽娜·努拉力
黄 越 崔庆伟 廖凌云

目录

序壹 / 吴良镛	007
序贰 / 劳瑞·欧林	009
序叁 / 庄惟敏	022
序肆 / 杨锐	025
前言	029
1 大事记 (1951 · 2003 · 2013)	030
2 回忆录	190
2.1 造园组师生 (1951年) 座谈会 (摘录)	190
2.2 忆造园组创办一个甲子 / 朱自焯	202
2.3 流水年华——忆两事作为校庆五十周年汇报 (摘录) / 陈有民	204
2.4 关于清华大学建筑造园组的回忆 / 朱钧珍	207
2.5 继往开来 乘胜前进 / 刘少宗	210
2.6 中国高等教育园林教育创始情况 (摘录) / 杨淑秋	212
2.7 我的风景园林探索 / 郑光中	213
2.8 一点感想 / 冯钟平	217
2.9 为学要勇 虚心笃志——纪念景观学系成立十周年有感 / 孙凤岐	218
2.10 岁月荏苒 记忆犹存——清华Landscape Architecture发展历程 / 秦佑国	219
2.11 清华景观·风景独好——纪念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景观学系成立十周年 / 朱文一	224
2.12 略谈对景观学系的认识和期望 / 边兰春	227
2.13 人物速写 / 罗纳德·亨德森	229

2.14	拾记 / 杨锐	234
2.15	在路上 / 朱育帆	240
2.16	从国内外两个“三位一体”的学研经历到“三个多样性”学术研究体系的构建 / 李树华	241
2.17	清华景观学系创建十周年回首 / 胡洁	242
2.18	清华景观八年花絮——写于清华大学景观学系十周岁之际 / 刘海龙	243
2.19	回忆点滴事 / 邬东璠	245
2.20	忆景观学系讲席教授组期间的生态课 / 庄优波	246
2.21	回忆我在景观学系的点点滴滴 / 何睿	248
2.22	回忆清华景观系二三事 / 王劲韬	249
2.23	成长·我与清华景观的缘分 / 郑晓笛	252
2.24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忆清华景观学系学习感悟，贺清华景观学系十年华诞 / 阙镇清	256
2.25	八年来，我是如此幸运 / 赵智聪	257
2.26	人生驿站 / 郑光霞	259
3	附录	260
	附录A：2003年~2013年清华大学风景园林方向教师名单	260
	附录B：2003年~2013年清华大学景观学系历届学生名单	261
	附录C：2003年~2013年清华大学景观学系师生获奖一览	262
	附录D：2003年~2013年清华大学景观学系讲座一览	268
	附录E：劳瑞·欧林起草景观学系研究生项目培养方案及课程设置	272
	附录F：劳瑞·欧林手稿——清华大学景观学系欧林讲谈会	278
	附录G：讲席教授组及访问教授留言手稿	289

序壹

序

—吴良镛

清华大学风景园林学早在 1945 年梁思成提出创办建筑系的时候就有设想。1949 年，梁思成将建筑系改名为“营建学系”，并拟定了全面的教学计划。计划中明确提出要建立“造园学系”，并阐述了“造园学”的办学宗旨和课程设置，全文刊登在《文汇报》上，当时我在美国，有朋友专门寄给了我一份，印象非常深刻。1951 年，我留学回国在清华大学继续任教，当时正值讨论新中国北京规划建设，“梁陈方案”已经搁置，北京市建设局局长王明之组织了三个委员会支撑规划工作，分别是总图委员会、交通委员会和园林委员会。这三个委员会在当时都比较活跃，吸收了当时北京市各方专家代表，三个委员会我都有参加，其中园林委员会的专家除了我还有当时北京农业大学的汪菊渊、北京大学的刘鸿滨。这个委员会召开了几次大会后，大家都感到园林对于城市发展太重要，认为应该开办这个专业培养专门人才。一次会后，我和汪菊渊一拍即合，决定促成北京农业大学和清华大学合办一个园林专业。事后汪菊渊回到农大，仅几天时间就与学校谈成，我回到清华，向梁先生汇报了开办新专业的设想，经由梁先生与清华校委员会主任叶企孙沟通，也很快确定。两个学校共同成立的“园林组”很快得到落实，第一届学生是从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三年级的学生中抽调了八人到清华进行专门学习，汪菊渊也搬到清华，在清华工字厅的一个小房间工作，清华给这些学生配备了专门的老师，还专门编写教材。1952 年院系调整我在建筑系主管教学，造园组教师阵容相当充实。

1953 年，正当一切顺利进行的时候，教育部发现苏联园林专业教学属于林学院，在全面学苏的当时，成为涉及有关“方向问题”的大事。教育部副部长韦懋、农大校长孙晓村、清华钱伟长还专门开会讨论，我和汪菊渊都参会，最后决定清华和农大合办继续，但是改回农大办。事后，农大老师回到本校，清华安排教师继续去农大开设建筑有关课程，也有一位清华老师自愿转入农大继续园林教学。后来经历“文革”，十年间学科发展停滞。“文革”后，我在 1978 年开始主管清华建筑系，当时非常希望再办风景园林专业，经历了辛苦的组建，还把第一届毕业生朱钧珍调回清华任教，但最终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建立起来。到 80 年代初，清华还有开办风景园林系的计划，期间专门派教师出国学习 Landscape Architecture 专业，回国之后也未能继续；1984 年，清华建筑学院成立，李道增任院长期间，一度 and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合作开展风景园林教学，该校教授来清华讲了一些课，但也未能成立系。直到秦佑国任建筑学院院长，清华大学终于在几经坎坷之后成立了景观学系，有了更广阔的平台。回想这些年曲折的发展，根本原因还是对这个专业不够重视，不够理解。

尽管这个系的成立几经坎坷，但 60 多年来，清华大学风景园林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都一直在开展，不同阶段还奠定了不同的学科基础。初创阶段：我受上世纪初美国专业设置的影响，在美国旧金山海湾的参观以及与风景园林学家的接触都让我深刻感受到城市美化运动、国家公园运动对城市建设的巨大作用，回国后又恰逢园艺学家汪菊渊的专业兴趣从植物、花卉转向了风景园林与城市建设，所以我们最初把农大的植物优势和清华的建筑优势结合在了一起，奠定了这一专业多学科的基础；1953 年到 2003 年：清华大学有关中国园林和风景名胜区的研究一直在开展，周维权、冯钟平主持了颐和园的研究、中国园林建筑研究，朱畅中、朱自煊在黄山开拓了风景名胜区规划，周维权出版了《中国古典园林史》，构建了中国古典园林发展的历史脉络，奠定了中国古典园林研究的重要基础；2003 年至 2006 年：清

华大学邀请劳瑞·欧林（Laurie D. Olin）为清华大学讲席教授，并任系主任，他率领的“欧林讲席教授组”把西方风景园林教育全面引入清华，促进了清华与国际学科前沿的接轨，补充了清华大学风景园林学的西学基础。2007年之后，杨锐系主任带领的景观学系综合以往三个基础，在理论与实践探索方面有了进一步的融合与展拓，风景园林学发展蒸蒸日上。

今年是清华大学风景园林学教育开创62周年，第一届毕业生毕业60周年，景观学系成立10周年。党的十八大已经确立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建设道路，“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国家发展已经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今天的风景园林学在集成和发展中西方科学、人文、艺术的基础上，将对缓解生态危机、重整山河、再造“形胜”、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产生极其重要的作用，风景园林事业及其科学发展进入到一个方兴未艾的伟大时代！

吳良鏞

序贰

序

十亿 —— 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景观系成立 10 周年之际的反思

——劳瑞·欧林

马可波罗将他在中国旅行的经历命名为 *Millione*，在意大利语中的意思是百万。这对于他那些处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读者们，是一个巨大的数量，无论是指中国的人口、地区、城市或者历史。如果他今天再去中国，也许会不得不将他的游记命名为十亿或者万亿，来定义中国的范围与特征，中国的民族与人民，中国人创造的令人瞩目的成就，以及他们的城市、活动、事件和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大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艺术、文学、科学、哲学、农业、城市发展、技术、政治和国际关系方面都有着举世瞩目的成就。几千年来，人们在这片广阔、多样的土地上生活和劳作，在某些时期与其他区域文化相融合，其他时期则是隔离的。19、20 世纪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和破坏，常常是剧烈的动荡与不幸，但是这种变化却将中国推向了一个新的时期，就目前而言，中国已成为世界舞台上一个重要的经济、科技、政治、文化力量。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变化过程中，亿万人民的物质和社会生活得到了改善，从一种辛苦劳作的农业生产生活状态转变为城市工作生活状态。而与此同时，其他地区的人民，特别是西欧和北美地区，早已经历了从古代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这种转变同样伴随着巨大的破坏和社会动荡，但这些变化是在较小的地区经历很长的时间完成的。而中国曾经（现在仍然）经历的则是在世界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一个更为快速的发展时期。

在西方，这种转变曾经带来对自然环境、历史景观与城市的破坏，而这种情况还将持续。并且由于财富与福利的悬殊，这还会带来巨大的社会动荡。这一状况部分由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体系所导致，部分则归因于政府和政治组织的许多实验性措施。虽然西方的社会组织、机构、产业等曾带来显而易见的巨大效益，在过去的 200 年间也的确为美国和欧洲带来了创造力与活力，但毫无疑问它们也造成了许多问题。如战争、贫困、犯罪、污染与疾病等都持续存在着。一些著名大学在持久地研究这些问题，并且输送优秀的青年人进入社会，采取规划、设计、法律、科学和技术等手段，设法通过政府和私人部门去解决这些问题。作为这些努力的成果，一些卓越的公园系统被建立起来，伟大的建筑和城市空间也得以建成，广阔的荒野和栖息地得到保护，产业发展受到调控，空气和水的质量也得以改善，这使得数以百万计的人的健康和生命得到保障。然而，西方社会依然挣扎在多重问题当中，如财富和住房分配的不平等、环境污染和各种有毒物质的普遍存在、能源的消耗和浪费、湿地的丧失、水源地及必需的清洁水的减少，以及清洁能源、二氧化碳排放、气候变化（一个用于描述全球变暖问题效应的更实用也更准确的词汇）、海平面上升等问题。

在了解这些后，中国的现状似乎对我来讲具有了挑战性和危机感，更重要的是我对此很感兴趣。2002 年，我协助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World Monument Fund）修复清乾隆皇帝退位后在紫禁城西北角兴建的花园。借助这个项目，我开始研究北京，参观了清华大学及其建筑学院，会见了那里的一些老师和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官员。他们的雄心、学识，对其环境与城市问题的坦率评价，以及人口状况等棘手问题，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年之后，在 2003 年的春天，托尼·阿特金（Tony Atkin）教授和我带领着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和景观专业的研究生来到北京，参加一个联合规

划设计课。一天晚上，秦院长和其他老师带着我和阿特金教授到颐和园内吃晚饭。那是一个美妙的月夜，在某一时刻秦院长转身问我是否愿意帮助，特别是帮助他在清华大学创建一所面向研究生层面的景观学系。这个问题最初对我来说有些好笑。我能够怎样帮助？我不会说中文，甚至连一个符号都不认识，更不用说读懂一篇专业论文或者学生作业。我立刻打消了这个念头。秦院长接着解释说宾夕法尼亚大学两个著名的毕业生——梁思成和他的妻子很大程度上开启了清华大学建筑和规划专业的建设。他们和一批19世纪30年代曾就读于宾大的中国学者和设计师们一起，回到中国后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建筑、规划、建筑历史的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为国家和北京做了相当多的规划，并设计了中国的国徽。以他们的设想为蓝本，秦院长希望参照哈佛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模式，设立三个系：建筑、规划和景观。在梁先生的努力下，前两个系（即建筑学和城市规划）得以建成，但由于各种原因，景观专业的建设被迫中断。像许多艺术和人文科学方面的知识分子一样，梁先生也遭到红卫兵的指责。作为一个老人，疾病、衰老和死亡，使得他没能实现建立这样一所学院的理想。秦院长决心完成梁先生的愿望，他认为宾夕法尼亚大学、哈佛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其他美国大学建筑学院三个专业的模式是必不可少的。他敦促我思考这件事对于中国和中国大学教育的重要意义。

后来，我回到美国，开始考虑这件事。景观学这个领域在美国和欧洲过去的100年间不断发展，专门解决有关人类自身健康福祉及其生存环境改善方面的种种问题。但这一领域有时又会复杂散乱、宽泛得有些不合理。比如这个领域试图去制定面向区域生态环境与资源管理方面的规划，在城市和地区规划方面又涉及公园与校园，包括交通和自然系统的城市基础设施，以及大型与小型花园。美国和欧洲的现代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学术和职业领域皆发端并成长自景观专业。但由于规划已经越来越多的涉及公共政策、经济与社会模式中，而越来越少从事物质空间层面的规划设计，这使得美国景观学在大规模资源管理和公园规划层面取得了巨大的跨越式发展。这也就再一次将大量关注的焦点转向城市和城市环境，其中一些方面被称之为景观都市主义（Landscape Urbanism）或者城市生态景观（Urban Ecological Landscape）。这一部分是GIS技术和其他数字化制图程序方法发展的结果，这些领域于十几年前开始发展，现在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应用。在某种程度上与此相对应的事实是，近几十年来，所有的建筑师、工程师、经济学家和规划者们在世界各地正处于发展之中的城市从事规划、设计和建造活动，而由此产生的环境却缺乏质量的保障，事实上环境往往变得更不健康，更低效，危险，不利于居住、工作和生活。

关于这一点，我想起我们宾夕法尼亚大学小小的景观系在伊恩·麦克哈格（Ian McHarg）的领导下，为美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著作《设计结合自然》、他的一代代学生不知疲惫地工作、他所建立起来的会议及私人关系，连同同一个更广泛的环保运动，影响着政府在地方和国家层面上的政策。以水管理方面为例，包括水资源的获得、净化、蓄存和再利用等方面的一些工作，都奠定了现行标准的基础。另外，从发展、保护和保存角度，他也影响了政府土地利用和生态规划方面的政策。我在宾大三十多年的执教生涯已经培养了一大批毕业生，这些学生遍布全世界，有的在政府和私人企业从事开发、规划、设计等方面的工作，还有一部分人在分布于全球的许多高校中担任教师。然后，我想到中国正急速地迈向市场经济，这种如火如荼的建设热潮、混乱的现状，我在北京和上海都曾目睹——混乱的交通、污染的天空与河流、连片的房屋建造在不适宜且难以利用的土地上。我从空中飞过，可以看到这些建成区与大片山脉、森林、农业区相连，不禁要问——究竟我们该如何来帮助中国？中国目前花费如此巨大的能源与力量去复制一种对西方而言最令人失望且最具破坏性的历史发展过程，这种状况究竟该如何被扭转？一个可能的答案或许是协助创建一个景观学系，这个系不用很大，但却是思路清晰且富有智慧的。它能够深入研究现状，并且训练新一代专业领导人才，以帮助政府机构和开发商、企业家与政治家、建筑师和规划师等向着更可持续、更人性化、更生态和更经济的工作方式和效果转变，当然这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我看来，这将比每年输送一批聪明的年轻中国研究生出国来学习我们（通常是错的）的习惯和方法更可取，因为后者对于解决这个国家的问题而言，并非对症下药，且杯水车薪。也许在清华，人们同样可以分享美国高校主流的技术、科学与方法，也可以持一种生态学的观点看待管理和土地伦理，而不带那些贪婪的房地产开发和管理实践所背上的包袱。

我带着宾大的学生回到北京，在合作一个项目时与清华的老师有了更深一步的探讨。我认为这里

有许多杰出的人，包括学生、老师、政府官员，但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我们仍然面临着一个困难的局面。已有不少学校开始授予以景观学命名的不同品质和性质的学位，但这些似乎都是按照欧美本科学校的模式，或者着重于场地设计或者着重于准科学的规划或修复。他们的毕业生所做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服务于正统的规划师和政府人员，或不能做大尺度场地设计的建筑师，其结果是造成了更多相同的环境贫乏的蔓延式混乱，这种情况从这个国家的每座城市的历史中心向外扩散。我断定，帮助清华创建景观系是一件值得尝试的事情。这件事不同于往常，将挑战现状，却又是安静平和且很具专业性的，训练出一批有着理想主义精神又训练有素的景观设计师，这些人可以清醒地看到自己国家的问题，并寻求一种新的、更好的可代替方式来塑造现有政策，他们可以规划和设计任何一种尺度的景观，从自然地理区域和流域，到城市地区和社区，再到国家或城市公园与花园。

我接受了秦院长让我做系主任的邀请，前提是我每个学期可以访问或在此居住一段时间。鉴于我在宾大的责任、我的办公室和家庭，全职在中国工作对我来说是不现实的。2003年的秋天我开始着手协助创建景观系。令我感到十分幸运的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教授——杨锐负责协助我。有几项紧急的任务需要我们立即去做：写一个课程计划，建立一个教师团队，招收一批学生。我们两个经常在学校附近的咖啡馆讨论研究工作的细节，其中一个我没有过多考虑的问题是，我们需要办公空间：办公室、教室和报告厅，那时我们在学校甚至没有一间房间用来开会。我对中国以及中国大学的经济情况知之甚少，因此后来发生的事情对我来说是惊人且偶然的。杨教授在建筑馆较高层的部分发现了一个部分废弃的空间，并设法说服院领导给予我们使用，接下来他开始设计办公室、会议室和一个很大的工作空间，并找到人和材料开始装修，当时需要有砖瓦工、电工、水暖工和抹灰工。我们并没有拿到用于装修建筑的资金，因此当我问他我们如何支付这些开支时，他愉快地告诉我这是用他一部分的研究基金支付的，而且这是行得通的，因为他会把他的研究团队带到这里一段时间。从这儿，我开始明白在当时的中国如何把事情做成。我了解到学院的这套制度是由教授和政府官员共同创建的，在近年的市场经济和商业化阶段到来之前，全中国都是如此。而在西方，大量诸如此类的工作通常是由私人公司和专业公司完成的。所有的中国老师过去（我相信现在也是如此）都在各种各样的研究院中做他们的研究工作或者专业性创造工作，更重要的是这可以补贴他们常常很微薄的大学工资。最终，我们有了一个崭新、优雅的办公室，对于我们的事业起航绰绰有余。

在学习一些课程之后，所有在校的研究生必须按要求去选一系列基础但十分重要的课程，覆盖了某些关键性的生态和技术内容，这些课程我认为是景观专业研究生必须学习的最低标准。有一个课程我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就是历史。我觉得，任何一个学生进入这个课程体系之前都需要对历史已有一些了解，或许是建筑、艺术或民族历史。但我认为，他们若还能了解关于景观及其设计和规划方面的历史，就更为重要了。这部历史，是处理人与居住地、农业、都市生活、公园和花园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是生态史（人类与自然的历史）。我还认为其范围应该包括印度、泰国、柬埔寨、老挝、印尼、越南、韩国、日本以及中国。我不知道该如何找到一个或几个人来教授这样的课程，但我认为具有开创性的工作是，应建立一个能使下一代学者和实践者走上对中国和亚洲都有益的道路的广泛视角，并且允许他们发展出自己在景观规划和设计方面的独到见解和做法，这些见解和做法区别于西方景观规划学科的发展轨迹，并可能避免出现我们出现过的错误和问题（部分是因为社会、国家和土地的差异而产生的不同历史观与哲学观）。一个学期之后，我觉得他们可以上一个学期的西方景观史，包括常规的讲述——从埃及、古典主义遗迹，穿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到现代主义的崛起。这门课除了可以展示生态规划的伟大作品及其历史演变，也可以诚实地展现西方一些失败的景观政策，以及对解决全球污染、温室效应、气候变化所应承担的责任。

在这里，我们发现从事其他领域课题研究的教师们总是有一点神秘感。教师团队中有一些非凡的人士，其中有一些曾经是景观设计师、建筑师、城市设计师、规划师，但是有相当的老师即将退休或已经退休，或者还在建筑系全负荷地上课，或者在某个规划设计院从事重要的项目工作。一个是备受敬仰的吴良镛教授，中国最杰出的建筑师/规划师，也是一位天才艺术家。另一个是孙教授，建筑师/景观设计师，教授基本的设计和场地规划。他们都曾游历欧洲和亚洲，在美国学习，也都曾忙于专业的实践项目。张杰

教授曾给予建议、支持、鼓励和帮助，但他也忙于自己的研究、教学和咨询工作。杨锐教授介绍给我两个年轻的、富有才华并充满活力的老师——胡洁和朱育帆，他们正在从事一些教学工作。他们都拥有学位并且也是职业景观设计师，在规划设计单位积极从事实践，但在不同设计尺度有着不同的兴趣点。朱育帆对历史持深厚的兴趣，包括西方和东方园林史，尤其关注诗意的园林和其建造工艺，及其含义与创作等方面；胡洁则是更大尺度的城市设计、公园和基础设施，他曾帮助美国著名的设计公司佐佐木联合公司（Sasaki Associates）赢得了一个大型公园的设计，该公园是位于北京北部的奥运会场的一部分。还有杨锐教授，建筑学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正教授，他有着巨大的能量、出色的才华和智慧，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曾在国外旅行和学习，有着广泛的专业咨询实践工作经验，包括这个国家丰富多样的城市和巨大而敏感的生态区域。他有着出色的能力，在不同层面政府和大学之间建立了一个网络，使信息沟通更加通畅，这也具有改善政治管理的好处。这里有三个理想的青年教师，如果系里能帮助给他们足够的时间。但即使这样，他们三个再加上定期访问的我，也无法组建一个全面的系，特别是在撰写专业性材料、保证足够数量的班级与讲课，以及设计课评图时，都需要更多的人。

所以，我决定从国外，例如美国引进一些人，和这些人达成协议，每个学期过来一段时间，为我们当时正在为第一届研究生进行的准备提供帮助，如果其中一两个人足够好可以留下来作为青年教师，从而逐渐发展成为一批有着同样的愿景、价值观、专业和学术能力的核心骨干。我确信，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想法已经并且正在成为现实。但我的一个重大失败，就是学院反对我关于历史的想法。回想起来，我对于设立历史课程的愿望可以将中国放置到一个包含各种想法和事件的更广阔的背景之中，通过亚洲不同的人群、文化、哲学和建成环境，了解到是否有一种来源不同的规划和设计模型，可以帮助应对现代化增长或者避免西方一些不良事件的发生，实现不同或者更好的增长。

除了这件事，景观系的申请被批准，组建了一个骨干教师团队，在一个夏天的入学申请和考试之后，杨锐教授和其他清华老师选出了第一届的学生。我肯定在中国会有一些人会成为我们教师的理想人选，但我和杨锐那时都不认识他们。所以，我呼吁一些大学和我在美国的朋友开始帮我们搜索。生态学方面，我请了哈佛大学的理查德·佛曼（Richard T.T. Forman）教授。理查德在第一年不能马上过来，他过去、现在都是美国最主要的景观生态学家，我曾于80年代早期邀请他到哈佛任教。所以第一年，杨锐和我试图借助各种教科书、来自北大一位生态学教授的一系列讲座及他的一位博士生的帮助，设法教授景观生态学的基本原理。第二年福尔曼和他的妻子一同来了，第三年我从俄勒冈州请到了巴特·约翰逊（Bart Johnson），他同福尔曼的门生——克里斯蒂娜·希尔（Kristina Hill）一同出版了一本非常好的关于生态和景观规划设计的书。他们密集而激动人心的讲座，鼓舞几个年轻的博士生转了系，因为他们非常认可我们力图使景观规划师和设计师们获得生态学方面的坚定信念和坚实知识基础的理念。

对于景观规划方面，为了补充杨锐教授的工作，我邀请了位于奥斯汀的得克萨斯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弗雷德里克·斯坦纳（Frederick Steiner）。斯坦纳毕业于宾大景观与区域规划系，在他作为伊恩·麦克哈格的学生时我就认识他了，那时我还是个年轻的助理教授。他写了很多书，组织了不少会议，多年来在美国和欧洲做景观方面的教育与咨询，因此他是个完美的人选。我将他来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他高度的求知欲和对景观的热情上，这个希望最终实现了，他充满热情地来清华多次，在景观系里教了很长一段时间课，无论从专业还是私交方面都奠定了持久的联系。

对于场地尺度的设计和工程方面，以及我们感兴趣的文化和艺术领域，我认为需要为胡洁和朱育帆提供一些支持，他们当时已经在超负荷地工作了。我邀请了罗纳德·亨德森，我从前的一位学生，他作为职业设计师曾短暂地为我工作过一段时间，之后他顺利地在罗德岛设计学院（Rhode Island School of Design）和罗杰·威廉姆斯大学（Roger Williams University）开始教学。虽然他很忙，在普罗维登斯·罗德岛（Providence Rhode Island）开设了一个小事务所，虽很小但获过奖。我在知道他的才华和他早期在亚洲的经历后，我相信如果我邀请他，他会很高兴来到清华。亨德森教授不仅接受了我的邀请，而且在这里蓬勃发展，他与胡洁一起工作、教学，完成了许多重要的专业项目并且赢得奖项，他同样专注于自己的研究，最近他在宾大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精美而简洁的苏州园林指南。

因为我只能在清华待一段时间，当我不在时可能需要其他人保持这种热情继续工作。另外，从政治